

“左联”刊物随谈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于上海。她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反动派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英勇顽强地展开了反“文化围剿”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左联的对敌斗争形式，除了举办读书班、演讲会及开办工人夜校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创办刊物。通过这些刊物，宣传左联的纲领、章程、决议，并发表作品，介绍无产阶级文学，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左联的刊物有三十二种之多。这些刊物，大致可分为左联机关刊物、左联有关刊物及左联成员办的刊物三种。

左联机关刊物有《萌芽》、《拓荒者》、《五一纪念特刊》、《世界文化》、《前哨》、《文学导报》、《北斗》等。左联有关刊物有《文艺新闻》、《无名文艺》、《文艺新地》、《现实文学》（按：左联有关刊物，是指两种情况：一种是左联的外围刊物，一种是以主要篇幅发表左联成员文章的刊物）等。左联成员所办刊物有《大众文艺》（按：后期成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文艺讲座》、《文艺研究》、《文化斗争》、《十字街头》、《文学》、《文学月报》等。无论是机关刊物，或外围刊物，在当时都起了很好的反“文化围剿”及宣传普罗文艺的战斗作用。

《世界文化》是左联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机关刊物，是一个以思想革命为中心的斗争的杂志，它公开宣布自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对立斗争”中的“产物”，“是中国文化领域中最大的无线电台”。开卷第一篇就是朱镜我（署名谷荫）写的《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详细地揭露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并作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威力。另有冯乃超的《左联成立的意义和他的任务》，鲁迅的译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及柔石（署名刘志清）的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由于它有鲜明的倾向性及笔扫千军的力量，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仇视。所以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创刊，仅出一期，就被查禁。

在当时反动势力十分猖狂的环境里，为了更好地战斗，必须保存自己的力量。左联除了利用自己的机关刊物以外，还利用公开出版的外围刊物，通过客观报道的形式来进行合法斗争。例如，一九三二年二月左联五烈士被杀的消息，就是在上海进步青年自动创办的一个小型文化周刊——《文艺新闻》的第三号（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上第一次报道的。这个被反动派严密封锁的消息，在文化界与广大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特定的环境下，外围刊物比机关刊物更能起到宣传、教育作用。

象《世界文化》一样，左联的不少刊物都是仅出一期便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强行禁止了。如冯乃超主编的《文艺讲座》、文学期刊《文学新地》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反动派法西斯文化专制的严重和左翼文化工作者斗争的艰苦卓绝。

左联在完全被打入地下的情况下，要公开印行刊物是不可能的。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正面发布主张，指导运动，开展对敌斗争，并取得与国际革命文学运动之间的联系，还必须创办秘密刊物。左联的秘密机关刊物《前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的。《前哨》的编委会是鲁迅、茅盾、夏衍、阳翰笙等七八人组成的，党通过左联的党团直接领导这个编委会。第一期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刊，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即抗议国民党屠杀左联五作家的专号。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这样的秘密刊物有谁敢承担印刷任务呢？左联的同志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一个贪图高利、愿意接受印刷任务的老板。他的条件

非常苛刻，不但要几倍的排印费，还不准印上报头和照片，同时从排版到印成必须在一个晚上完成，天亮之前必须把成品搬走，不得在印刷所里停留片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前哨》创刊号的影印本上，左联五烈士的照片是贴上去的，这是当时的原样。从第二期起，《前哨》就改名为《文学导报》，这个名字看来不象《前哨》那么可怕，也就较容易为印刷所老板所接受。这便是《前哨》改名的原因。从版面的特别到改名的原因，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反动派白色恐怖的严重及斗争环境的险恶。《文学导报》在地下状态中整整战斗了八个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停刊。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革命文学运动的形势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左联的活动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由丁玲主编的公开的左联机关杂志《北斗》以新的战斗姿态于同年九月创刊了。

左联除了在国内创办刊物外，还在国外创办刊物。如左联东京支盟就曾在日本办过三个杂志：《支流》、《杂文》、《新诗歌》。《杂文》出版后，因为学习鲁迅思想作风，比较尖锐泼辣，反响颇大，出至第三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了。第四期改名《质文》（这个名字是郭沫若同志起的），在日本印好后运回国内发行。鲁迅先生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就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的《杂文》第二期上。

左联的刊物记载着左联斗争的光辉历程，她是一面光辉夺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红旗。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

“左联”纪念“五一”的由来

一九三〇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左联”成立后迎来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纪念日。在节日前夕即四月廿九日，借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爵禄饭店举行了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出席盟员约三十余人。会议由冯乃超作《政治报告》，鲁迅致祝词，秘书处作会务报告，并通过了“有组织地参加五一并发动群众”等十个决议案。当时正是左联成立的初期，为了高举左联的战斗旗帜，他在自己的纲领中庄严地宣告“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为此，左联十三种机关刊物和外国刊物联合编辑《五一特刊》，随刊物赠送。这份特刊登了七篇文章和两幅漫画。第一篇是《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这篇文章气势磅礴地宣告：“我们左翼作家联盟，不是什么艺术流派的结合，而是在当今‘万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与战争的时期，两个势力针锋相对——两个敌对的营垒血战肉搏的时候，为参加伟大革命斗争而结合的”，“我们不能幽禁于大会堂中作宗教的仪式，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我们用斗争来纪念‘五一’”。宣言最后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工人！反对白色恐怖！反对法西斯蒂主义！”

以下五篇文章的题目与作者依次是《今年五一节的意义》（彭康），《今年的五一》（冯乃超），《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洪灵菲），《从五一起四一二》（陈涛），《五一纪念中两只狗的跳舞——王独清与梁实秋》（灵声）。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当时的斗争要求，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之下，指出必须摒弃那种“会堂里的纪念仪式”。彭康在文中指出革命力量应该“检阅自己队伍来准备日益迫近的坚决革命斗争的一天，这是革命力量的小操练，这是工人阶级获取胜利的大演习”。冯乃超在文中激情地描述了“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红军有了庞大的发展，苏维埃区域蔓延全国，工人斗争走到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势……一般知识阶层再不能忍受非理的压迫，大部分左倾起来，尤其是自由大同盟的成立，左翼作家联盟的结合，学校斗争的增加，都是说明这个事实。”

总之，《五一特刊》的篇篇文章，犹如锋利的匕首投向敌人，预示着“左联”的成立将要和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展开一场激烈地搏斗，对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也是一个有力地冲击。因此这份特刊将作为一份珍贵的左联史料而传之后世。